

羊脂球

Maupassant

全译本 精·彩·阅·读

〔法〕莫泊桑◎著 刘文琪◎译

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



卷外借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羊脂球

Short Story

〔法〕莫泊桑◎著 刘文琪◎译



团结出版社

UN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羊脂球 / (法) 莫泊桑著; 刘文琪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5126-4276-8

I. ①羊… II. ①莫…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法
国-近代 IV. ①I565.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0842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65228880 65244790(出版社)

(010)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发行部)

(010)65133603(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155mm×220mm 1/16

印张: 22

印数: 3000 册

字数: 30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版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4276-8

定价: 29.00 元

前 言

《羊脂球》是一部闻名遐迩的小说，其作者是莫泊桑。除了这部作品，本书还收录了莫泊桑的《项链》《骑马》《蛮子大妈》《雨伞》《我的叔叔于勒》等读者耳熟能详的作品。

莫泊桑（1850—1893），19世纪后期法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家。他一生中共创作了六部长篇小说和三百多篇中短篇小说，其中以短篇小说的成就最高，被后世誉为“短篇小说之王”，且与契诃夫、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羊脂球》是一部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主人公羊脂球为了那些上流社会的同伴的利益，违心地答应了德国军官的无耻要求。然而，她的同伴们在脱离险境之后不仅没有对她表示感谢，反而无情地嘲笑她的牺牲精神。这部作品不仅是一部反战小说，还深刻地表达了对上流社会的批判之情。

《骑马》的主人公叫海克多尔，他是海军部的一个办事员，在得到一笔奖金之后，他打算带着家人进行一次郊游，却不幸撞倒了一个名叫西蒙大妈的老妇人，西蒙大妈声称她再也动不了了，因此海克多尔只能担负起赡养西蒙大妈的责任。对于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而言，这无疑是在雪上加霜。海克多尔的虚荣心是造成这一后果的罪魁祸首，他的遭遇令人唏嘘。

《我的叔叔于勒》中，达夫朗什夫妇先是对弟弟于勒充满期待，希望于勒回来之后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但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于勒在卖牡蛎之后，两个人对于勒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小说

虽短，却将达夫朗什夫妇金钱至上的丑陋嘴脸刻画得惟妙惟肖。

莫泊桑是一位语言大师。他的作品不以华丽的辞藻吸人眼球，而是借助通俗易懂、准确有力的文字震慑人心；对于短篇小说技艺的运用，他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情节的安排方面，他极好地运用了虚实结合、层次分明的手法。此外，各种各样的人物和纷繁场景的完美融合，更为读者展现出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生活画卷。

莫泊桑的生命是短暂的，然而他所取得的成就永远不会消亡。他用作品证明了自己的魔力，更用短短的一生诠释了伟大的意义。品读莫泊桑的作品，不仅能了解到他所处时代的生活特色，更能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心灵的力量。

目 录

羊 脂 球	001
两个朋友	038
项 链	045
我的叔叔于勒	054
米龙老爹	062
俘 虏	069
蜚蜚小姐	081
在树林里	094
海 港	099
月 色	108
骑 马	114
蛮子大妈	121
西蒙的爸爸	129
懊 恼	137
保 护 人	143
勋章到手了	148
雨 伞	154
真的故事	162
两 兄 弟	168
一个女长年的故事	282

旅途上	301
一场决斗	307
床边协定	312
戴家楼	319



羊脂球

一连几天城里都路过一些溃败的军队，那根本就是一群毫无生气的溃军。在这支没有军旗也没有番号队伍里，这些衣冠不整、表情疲惫的人，步履艰难地行进着。他们好像被什么东西压垮了似的，疲惫极了，似乎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只是一味机械地走着，仿佛一旦停下来就会立刻栽倒。特别是那些被动员入伍的人，他们原本过着安逸稳定的生活，有着固定的收入，现在却被沉重的步枪压弯了身子；还有国民别动队的机警的小兵，他们很容易受到惊吓，也很容易被鼓动，做着逃跑和进攻的双重准备；在这两类人中间还可以看到一些穿红马裤的人，他们是一次大战中被打败的一个师团的残余；有一些身穿深色制服的炮兵也与这些杂乱的步兵混排在一起；偶尔还能看到几个龙骑兵，戴着闪闪发光的头盔，迈着沉重的脚步，艰难地跟在步履稍显轻松的步兵后面。还有一些有着“战败复仇者”“坟墓公民”和“死神分享者”光荣称号的游击队也从这座城市经过，但他们的神色看起来跟匪徒没什么两样。他们中当头的，有的本是呢绒商人或粮食商人，有的本是歇业的牛羊油贩子或肥皂贩子。战事发生以后，他们都成了应时而起的战士，并且由于他们有银圆或者有长胡子，因此各个都做了军官，满身全是武



器、红绒绦子和金线。他们高声谈论着作战计划，极其夸张地扬言法国全靠他们那班人的肩膀去支撑，但他们有时却惧怕他们那些太过勇猛、喜欢抢劫和胡闹的强盗似的部下。

据说普鲁士人快要打进鲁昂市区了。

这个市的国民卫队近两个月来在附近各处森林中做着细致周密的侦察活动，还时常有开枪误伤自己哨兵的事情发生，偶尔有只小兔子在荆棘丛里动弹，也会让他们做好作战的准备，然而，现在他们都逃回家了。器械和服装，以及他们当初在三法里范围内拿来吓唬人的一切杀人凶器突然都不见了。

塞纳河终于被法国最后一批士兵渡过去了，他们从汕塞韦和布尔阿沙转到俄德枚桥去；师长走在队伍最后面，面对这支残败的军队他无计可施，他甚至对这个徒负盛名的善战民族也感到万念俱灰，陪同他的只有两个副官。

接下来，整个市区都被深沉的静谧和一种使人恐惧的寂寞笼罩着。那些被搞得晕头转向的大肚子富翁都焦急地等候着胜利者的归来，他们一想起厨房里的烤肉铁叉和斩肉大刀可能会被人当作武器看待，就会不寒而栗。

生活的钟好像停摆了一样，所有的店铺都紧闭着，街上也听不见什么动静，只能偶尔看到有一个因为这社会的沉寂样子而胆怯的居民沿着墙边迅速地溜过。

这种因为等候而生的烦闷，反而使人指望敌人快点儿来。

法国军队全部撤退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出来三五个普鲁士骑兵匆促地在市区里穿过。不久，就有一批乌黑的人马从汕喀德邻的山坡上冲下来，同时另外两股敌寇也在达尔内答勒和祁倭姆森林的大路上出现了。这三个部队的前哨恰巧同时在市政府广场上会师；最后，德国人的主力从附近那些街道过来了，一个营接着一个营，强硬而带拍子的脚步踏得街面上的石块轰轰作响。

用一阵陌生和出自硬腭的声音发出来的口令，沿着那些像是死了一

般的空房子向空气中扩散开。房子的百叶窗虽然全是关着的，里面却有无数双眼睛正在窥视这些胜利的人，这些根据“战争法律”取得全市民生命、财产的主人地位的人。居民们在他们晦暗的屋子里吓得手足无措，正如同遇着了洪水横流，遇着了大地崩陷，即使想对抗这类灾害，不管你有多么聪明和多大力气都是没有用的。每当一切事物的秩序被打乱，每逢安全不复存在，每逢一切素来享受人为的或者自然的法律所保护的事物听凭一种无意识的残忍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这种同样的感觉必然也跟着显现出来。不管是一个民族被地震击垮，还是江河决口使落水的农人同牛的尸体和冲散的栋梁一块儿漂流，抑或打了胜仗的军队屠杀、俘虏那些自卫的人，又用刀神的名义进行抢劫并且用炮声向神灵表示谢意，都是使人恐惧的大灾难，都破坏我们对于永恒公理的信仰，破坏我们那种由教育而得来的对于上苍的保护和人类的理智而起的信任。

最后终于有一些人数不多的队伍在敲各家各户的門，随后又都在房子里消失了。这是侵入以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对于战胜者应当表示的优待义务从此开始了。

没多久，最初的恐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宁静氛围。在许多人家，普鲁士军官同主人家一块儿吃饭。其中也不乏一些素质很高的军官，他们出于礼貌，会替法国叫屈，表示参与这场战争他们也很无奈。由于他们的这种情感，有人对他们是感激的，何况，这些人迟早可能还需要他们的保护。既然这样，大概可以少供养几个士兵吧。而且没有必要去得罪一个完全可以依靠的人。这样的做法固然是轻率的意味多于豪放，不过轻率已经不是鲁昂居民的一种缺点了，这与曾使他们城市增光的壮烈保卫时代不一样。终于有人根据那种从法国人的娴雅性情所演绎出来的理论，提出不在公开地点和外国军人表示亲近，而在家里讲究礼貌应当被许可的观点。从此，他们在门外装作彼此陌生，而在家里却快快乐乐地谈话。然后德国人每晚待得更长久一点，和主人家一家子同在一座壁炉跟前烤火了。

往日的生活又回到了这个城市。法国人依然不怎么出门，不过普鲁士兵却在街道上往来不息。此外，好些蓝军服的轻装骑兵军官傲慢地在街面上拖着大长军刀向咖啡馆里走去，但他们对居民们态度极端傲慢，比上一年在同样的咖啡馆里喝酒的法国步兵军官更为明显。

空气中充斥着一种飘忽不定的东西，一种无法容忍的异样气氛，仿佛一种散开了的味儿，一种外祸侵入的味儿。它充塞着私人住宅和公共场所，它使得饮食变了滋味，它使人觉得是在旅行中，旅行得很远，走进了野蛮而又危险的部落。

那些胜利者索要了大量的银钱。居民们如数缴纳，他们都很有钱。一个诺曼底买卖人越富裕，越害怕牺牲，越害怕别人从自己手里拿走哪怕是一丁点儿财产。

然而，在市区下游两三法里左右的河里，靠近十字洲，吉艾卜达勒或者别萨尔那一带，经常会有德国人的尸首被船主从水底捞起来，这种包在军服里边发胀的尸首都是生前被人一刀戳死的或者一脚踢死的，脑袋被石头砸坏或者从桥上被人一下推下来落到水里的人。河底的污泥隐没了这类暧昧不明的野蛮而合法的报复、隐名的英雄行为、无声的袭击，这些远比白天的战斗更可怕，却没有荣誉的声光。

有三五个格外憎恨入侵者的胆大的人坚强起来了，这让他们为了一个信念而不顾性命。

最后，市区被这些入侵者严格控制起来，他们在胜利入侵途中的骇人听闻的行为早已使他们臭名昭著了，而眼下在市区里还没有做一件。这时候，人都渐渐胆壮了，做买卖的欲望重新在当地商人们的心眼儿里涌动了。好几个人都在勒阿佛尔订有利益重大的契约，而那个城市还在法军的防守之下。因此，他们决定由陆路启程先到吉艾卜去，再坐船转赴这个海港。

一些人通过自己熟识的德国军官们的势力，终于得到了一张由他们的总司令签发的出境证。

有十位旅客在车行里预订了一辆用四匹牲口拉的长途马车，并且决

定在某个星期二天还未亮的时候启程，免得惹人跑过来看热闹。

地面这几天都被冻僵了，一个星期一的午后三点多钟，成堆的黑云带着雪片儿从北方飞过来，一直下到天黑，又下了一夜。

在清晨四点半，旅客们都到了诺曼底旅馆的天井里，那就是他们上车的地方。

他们都还睡意沉沉，身子在衣服里面发抖。在黑暗当中谁也看不清谁，厚重的冬衣使他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肥胖的教士。不过有两个旅客互相认出来了，第三个就向他们身边走过去，他们开始谈天了。“我带了我的妻子。”某一个说。“我也是这么做的。”“我也是。”另一个说：“我们不打算回鲁昂了，而且假如普鲁士人向勒阿佛尔进发，我们就到英国去。”由于品质相像，他们都有了相同的计划。

现在马车还没套好。一间黑房子里走出来一个手提小风灯的马夫，他还不时地在另一间屋子里进进出出。马不停地用蹄子踏着地面，不过地面上的厩草减轻了马蹄踏地的声音，一阵向牲口说话和叱骂的人声从屋子尽头传了出来。接着响起了一阵轻微的铃声，那说明有人触动了马的辔轡，不久那铃声变成了一阵持续不断的清脆的颤抖，随着牲口的动作而变化，有时候也停止一下，随即又在一种突然而起的动摇当中响起来，同一只蹄铁扑着地面的沉闷声音一齐传到了外面。

突然门被关上了。所有动静都消失了。人们都被冻僵了，所以都不再说话，甚至连动都不动。

雪片如鹅毛般铺天盖地地飘落下来，同时耀出回光，一切都被它覆盖了起来，在那上面撒着一层冰苔；城市被深邃而严寒的沉寂埋没了，人们只能听到雪片儿飘落下来时的摩擦声息，其实说声息倒不如说是感觉更确切些吧，与此同时微尘的交错活动仿佛充塞了空中，又遮盖了大地。

马夫又拿着风灯走了出来，手里紧紧地牵着一匹很不愿意出来的可怜的马。他把牲口靠近了车辕，系好了挽革，前前后后长久地瞧了一番拴紧在牲口身上的各种马具，因为他一只手拿着风灯，因此只有另一只

手能干活。他又去牵第二匹马，现在他才有时间去注意那些已经毫不动弹的旅客，发现他们已经浑身雪白，于是说道：“各位为什么不上车？至少那儿要比外边暖和些。”

显然他们之前没人想到这一点，现在他们都赶忙向车子走去。三个男旅客把他们的妻子都安排在顶前头的位子，自己紧跟着也上了车；随后，其他那些遮头盖面、轮廓模糊的旅客彼此之间毫无交谈的意愿，他们也都跟着上了车并坐了下来。

一些麦秸被铺在车厢里，旅客们把脚都藏在那里边。那些坐在顶前头的女客都带着那装好化学炭饼的铜制手炉，并低声地交流着它的种种好处，彼此重复地叙述她们早已知道的事情。

车子终于套好了，这种天气马拉起车来是比较费劲的，因此在四匹牲口以外又加了两匹。车子外面有人问：“所有的旅客都上车了吗？”车里有人回答：“是的。”大家终于启程了。车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挪移，走得非常慢。轮子陷到了雪里，牲口一步一滑地走着，喘着，都是汗气蒸腾的。车夫的长鞭子不住地噼噼啪啪地甩着，如同一条细蛇样扭成一个结子又散开，陡然鞭着一匹牲口掀起的臀部，马受到狠狠的一击，紧张地奔跑起来。

天色渐渐亮了起来。那些曾经被一个鲁昂土著的旅客比成棉雨的雪片儿不见了。雪堆里露出一阵浑浊的微光，浓密的云使得那片平原，还有那行披着雪衣的大树和那顶着雪盔的茅屋显得耀眼无比。

在车子里，趁着这黎明前的黯淡光线，旅客们彼此好奇地相互打量着。在前面那个最好的位子上，鸟先生两夫妇面对面地打着瞌睡，他俩是大桥街一家酒行的老板。鸟先生原是在一个亏了本的东家身边做伙计，后来买了老板的店底并且发了财。他用很低的价格把很坏的酒卖给乡下的小酒商，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狡猾的坏坯子，一个满肚子诡计和快乐的地道诺曼底人。

他这种齷齪的名声是众所周知的，以至于某天晚上都尔内先生在州长的客厅里，使用异义的字眼把他这个用“鸟”字做姓的人作为戏谑

的对象。都尔内先生是个寓言和歌曲的作家，文笔辛辣而细腻，是地方上的一种光荣。那天晚上他看见女宾们都像要打瞌睡，就提议来做“鸟翩跹”的游戏。有人猜出他是想说鸟骗钱，这句话就此自动穿过州长的客厅飞到了市区的各处客厅里，足足有一个月，整个省的人都拿这个做笑料。

此外，还有各种恶作剧和一些善意或恶意的笑料使鸟先生“名声大噪”，只要谈到他，人们就会加上这么一句：“这鸟，简直是妙不可言。”

他身材矮小，肚子看上去像个大气球，顶着一副夹在两撮灰白长髯中间的赭色脸儿。而他却有一个高大、强壮、沉着、大嗓门，而且主意又快又坚决的妻子，在他那充满活力的店里，她简直是一种权威。

坐在他俩身边的是一个比较高贵的人，属于一种高尚阶级的迦来-辣马东先生，他很受人们的重视，是靠棉业起家，有三个纺织厂，获得过荣誉军团官长勋章，现任州参议会议员。在整个帝政时代，他一直是个善意反对派的领袖，据他自己说，他的作战武器就是无刃的礼剑，先攻击对方，再附和几声，以此索取更高的回报。他的太太比他年轻得多，素来是鲁昂驻军中出身名门的官长的“安慰品”。

与丈夫相比，她显得娇小玲珑。她有一张很漂亮的脸蛋，身上裹着皮衣，在打量车子内部的凄惨景象时，她的眼神是颓丧的。

禹贝尔·卜来韦伯爵两夫妇坐在他们俩身边，他们出生于诺曼底的最古老又最高贵的一个世家。伯爵是个气派雍容的老绅士，他尽力修饰自己的服装以加重他和亨利四世的天然相似之点。有一种光荣的传说在他的家庭里流传，说亨利四世曾经使得卜来韦家一位夫人怀了孕，她的丈夫因此被封为伯爵，又做了巡抚。

禹贝尔·卜来韦伯爵和迦来-辣马东先生一样，都是州参议会议员，代表本州的奥尔雷阳党。他的太太是南特市一个小船长的女儿，他们两人的结合充满了一种神秘的色彩。不过伯爵夫人总给人一种大气的感觉，接待宾客的风度比谁都强，并且被人认为和路易·菲力浦的一个儿子曾经有过恋爱的经历，因此所有的贵族都好好地款待她。而她的客厅

始终是当地的第一位，唯一保存着古老的恋爱风气的地方，但要想进入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卜来韦家的财产全是不动产，据说每年约莫有50万法郎的收入。

这六个人构成这些旅客的主体，都有着稳定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是一些相信天主教和懂得教义的有权有势的人。

出于巧合，车里有一边的长凳上坐的全是女客，靠近伯爵夫人的位子上有两个嬷嬷，她们正捏着长串的念珠念着《天父颂》和《圣母颂》。其中一个是一年老的，脸上满是麻子，仿佛她的脸上曾经很近地中了排炮的许多枪子儿似的。而另一个有着漂亮而带病态的脑袋瓜和一个显出肺病的胸脯，看上去很虚弱，那正是被使她们毁坏肉体而成圣徒的吃人的信仰心侵蚀了。两个嬷嬷的对面，有一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吸引着大家的视线。

那个男子就是被人称为“民主党”的高尔奴代，好些受人尊重的人士却对他恨之入骨。20年以来，各处民主派的咖啡馆里大杯啤酒浸着他那一大嘴的火红色长胡子。其实他原本只是个糖果店商人，但是他继承了一笔颇为丰厚的财产——不过很快就挥霍一空了，最后又焦躁地等候共和国给自己适当的地位来显示无数的革命的成绩。在9月4日，他也许上了一个恶作剧的当，他自以为被任命为州长，然而当他上任办公时，那些始终身居主人翁地位的机关公务员却拒绝承认他，终于逼得他不得不放弃。此外，他是个好好先生，毫无恶意而且乐意替人效劳。这一次，他用一种谁也比不上的热心尽力布置了防御工事。他让人在平原上挖了很多窟窿，在近处的森林里砍倒了所有的嫩树，在所有的大道上布置了好些陷阱。到了敌人快要到的时候，他满意于自己的种种措施，于是就赶忙缩回市区。现在他想起：自己倘若到勒阿佛尔可以做些比较有益的事情，因为在那地方，新的防御工事立刻就会变得必不可少。那女人呢，所谓的尤物之一。她是以妙年发胖著名的，得了个名副其实的浑名叫作“羊脂球”，矮矮的身材，滚圆肥胖好似啤酒桶，手指丰满之至，关节处都箍出了一个个圆圈儿，仿佛一串儿短短的香肠。她

的皮肤是光润而且绷紧的，丰满的胸部在裙袍里突出来，然而她始终被人垂涎又被人追逐，她的鲜润气色让人看了多么顺眼。她的脸像一个发红的苹果，一朵含苞欲放的芍药；脸蛋儿上半段，扑闪着一双活溜溜的黑眼睛，四周深而密的睫毛向内部映出一圈阴影；下半段，一张妩媚的嘴，那股鲜嫩劲儿真想让人去亲一口，内部露出一排闪光而且非常纤细的牙齿。

此外，人们还说她具备种种无从评价的品质。

她一被认出来，就在那些爱惜名誉的妇道人家中间引起了一阵切切的密谈。她们把“卖淫妇”和“社会的羞辱”这一类字眼说得很响亮，这使她抬起了头。这时，她向同车的人用很有挑战意味和大胆的眼光环视了一下，紧接着又是一阵深远的沉寂，唯有鸟老板是例外，其余的人都低着头，但他却用一种愉快的神情窥视她。没多久，三个贵妇人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谈话。因为有这个“姑娘”在场，她们突然变得亲密起来。她们认为在这个毫无羞耻地卖身的女人面前，有责任把有夫之妇的尊严身份结成一个团体，因为法定爱情素来在自由爱情之上。

那三位男士看见高尔奴代，也由于保守派的一种本能彼此更加靠近了些，他们在谈论着钱财，带着一种对穷人的蔑视态度。禹贝尔伯爵谈到普鲁士人使他遭到的损害——牲畜被掳和收获无望。他用一种家财万贯的大财主的态度述说这些灾祸使他困苦了一年。迦来-辣马东先生在棉业当中对这种痛楚深有体会，已经小心地汇了60万法郎到英国作为随时应急之用。至于鸟老板呢，他早和法国的军需当局有过商量，向政府卖出了他酒窖里所有的普通葡萄酒，政府就这样欠了他一大笔钱，他现在就打算到勒阿佛尔去取。

最后，这三个男人迅速地用一种友谊的眼神互相望了一下。各人的具体情况虽然不同，不过他们都是有钱的，他们都是那个大行会的成员，都是富豪——把手插到裤子口袋就会使金币清脆地响，这使他们感到彼此更应该亲近一些。

车行迟缓，直到上午十点车子才走了四法里。男人们在上坡的时候

总共下车步行了三回，人们开始紧张起来了，因为本来可以到多忒那地方吃午饭，可眼下看来在天黑之前是赶不到那儿了。所以当车子陷到积雪当中要两小时才拉得出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去探索大路上的小酒店了。

饥饿加重了他们想吃东西的欲望，这让每个人都开始感到心慌。然而没有人看见一家饭铺子或一家酒铺子，因为法国的饥饿队伍走过之后，又有普鲁士人就要开过来，那些做生意的人都吓跑了。

男士们到路旁的农庄里去寻找吃的，可他们连面包都没有找着，因为心下怀疑的农人们，生怕那些一点什么也啃不着的军人发现什么就用武力来抢什么，所以都隐藏了他们的储藏品。

接近中午一点时，鸟老板声称自己饿得难受，大家的饥饿感和他一般无二，这种不断扩大的饥饿感终于使他们关上了话匣子。

有人时不时地打呵欠，另一个几乎立刻就模仿他；每一个人在轮到自己受影响的时候也都打呵欠了，根据自己不同的个性、品质以及社会地位，或者带着响声张开嘴巴，或者略略张开，随即举起一只手掩住那个吐出热气的大窟窿。羊脂球几次弯着身子，好像在裙子里寻找什么似的。她迟疑地望了望同车的人，之后又直直地挺起了身子。每个人的脸上都是苍白和缩紧的。鸟老板肯定自己可以出一千法郎去买一只肘子吃。他的妻子如同抗议似的做了一个手势，随后便不动弹了。听说要乱花钱，她素来是心疼的，甚至于把有关这类的戏谑也当成了真的。伯爵说：“我真的很后悔，先前怎么没有想到带些吃的东西呢。”

但当高尔奴代拿出一满瓶蔗渣酒，邀请大家喝一点儿时，大家都冷冷地拒绝了他。只有鸟老板答应喝两口，后来他在交还酒瓶子的时候道谢：“这毕竟有用，这教人得到点儿暖气，可以骗着人不想什么吃的。”酒精让他高兴了起来，他建议照着歌词中小船上的办法：分吃那最肥胖的旅客。这句话是针对羊脂球的潜台词，这让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听了很不好受。并没有人回答他，只有高尔奴代微笑了一下。两个嬷嬷已经不捏她们的念珠了，双手拢在长大的袖子里不再动弹，坚定地闭着眼